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徐鳳翔

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三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藳令疾至故曰飛芻輓粟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黄腄音誰東萊二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言沿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

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髙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

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縣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来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

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

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隂下引河溉汾隂蒲阪下皮氏令絳郡龍門縣汾隂蒲阪令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税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城

縣斜水北流入渭令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廻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

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
驪駕轉輸不絶
虞詡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
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
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兖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
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

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梁大縣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

蕪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
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
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
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
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
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
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黄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
悠悠黄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横亘

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来有汴者

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

載多而行少宜佳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

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横者為

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

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邸閣者倉廪之異名歟魏晉以来多稱之晋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云云是邸閣者倉廪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

春（今淮陽郡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陜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冦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

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　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

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畧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逺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

疋市木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令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

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霤陂其陸路後霤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髙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髙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

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𡾟屼山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笄頭山語訛亦曰汧沌山即𡾟屼山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舫十人

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

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洛州今絳縣餘縣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置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譴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海舳艫數百里

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倉窖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

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髙祖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陜而水行來逺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陜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

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釽於胸而繩多絶輓夫輙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元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

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榖踊貴元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陜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

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元宗大悅拜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

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陜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三十九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

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絶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陜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

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無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

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濵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絶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户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

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塡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輓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

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内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

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絶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絶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頴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

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
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
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
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
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
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
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
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

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

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
滉遂劾琇常饋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懐光倚以構叛貶
琇雷州司户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
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
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
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陜虢觀察
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
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

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隷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

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剌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

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

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户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

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泝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

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内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煙火殆絶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年穀屢登數減

百姓税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苦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

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

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户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来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户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

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羸糧坐賈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

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

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

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

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

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

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壊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寛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黄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

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踈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歳造八十隻也每隻剰破五百貫是歳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歳寛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頋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葺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邪當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

自湘江入零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
軍乜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
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
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流運糧又引
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
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
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

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敕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敕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内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来㨗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令洛岸至倉門

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傔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晋漢間取雀鼠

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𥨸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一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

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

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彦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

萬盈廣衍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順成舊常豐景德中改濟遠舊常盈景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

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

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税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廄坊天駟監各一

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塲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質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

蔌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鼂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

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内

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黄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

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泝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户部判官淩策與江南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陜

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頴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舊常至數百萬疋）天禧

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

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
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
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
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
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
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
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

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歷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黄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錢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

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輙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

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斡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期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

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
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
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
綱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
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
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為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
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
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

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緣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為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為一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

糴京師則穀價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秔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糶穀貴處市金帛儲榷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為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

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為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令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内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

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

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来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来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

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髙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

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

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
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
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
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頁額斛於眞揚楚泗倉厫為卸
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
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
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為

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户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户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

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縻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糴歟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

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積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

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為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為永法詔積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

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亳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来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糟量添七色等錢以樁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

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吕淙盧知原均斛斗專充

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

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趨根常存三十萬

石於本司為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

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

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陜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户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

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骨病之於是巾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以便

漕運

紹興四年川陜宣撫吴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内郡募舟䑽之人以為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澁終嵗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緫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塲聽客人中賣又减成都水運對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諸州租以寛之

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户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

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
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塲
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户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
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叙復

吴氏能改齋漫録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
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
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吕氏曰古者天子
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

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

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

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

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砻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

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髙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来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

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縁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壊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祀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强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振武

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

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
滉運歲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
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
河南是一節陜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
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
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
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陜西互相
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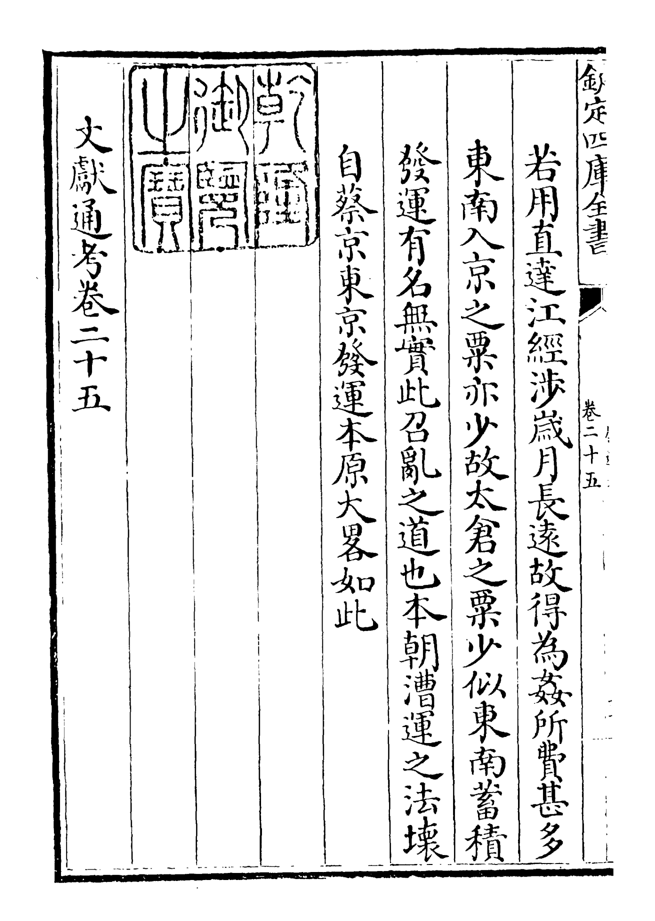
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陜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

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来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畧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

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来本朝改號曰真州運

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東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

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畧如此



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徐鳳翔

文獻通考卷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四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賔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

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髙祖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賑饑民免

其尤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闕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廪使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武帝始開邊徙民屯田皆與犂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令敕自上所賜予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

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得無用傳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賑貸瀕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

郡國所在冗食之冗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

穀物助縣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

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

萬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篤

癃無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種勿收責

以後凡各處水旱饑饉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

經日而死者如故帝疑賑恤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侯汶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黄初二年兾州大蝗民饑遣使開倉廩以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兾兖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没溺死亡及失産財者所在開倉賑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晋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饑遣使開倉賑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稠穀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遭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饑遣使開倉賑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饑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　定州上言為粥所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冀州上言為粥所活者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朞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

之間遇扶老攜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黄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間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饑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糴考兹不再録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

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户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力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饑户部郎中沈

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邪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　三月詔賜沂州饑民種食　又詔賑宿蒲晉慈隰相衛州饑

開寶四年劉鋹平詔賑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户委長吏於省倉内量行賑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饑

淳化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

之人五斗仍給復三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潁等州出粟以貸

饑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為粥以賑貧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

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
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
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
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内藏或奉宸
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
數十萬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
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寛逋負休力役賦入之

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蓏之稅民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過京師者分遣官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為淖糜食之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饑疫若厭溺死者官為瘞埋祭之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為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

吏存撫其民緩縲繫省刑罰饑民刦囷窖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愞不任職者閒遣内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畧如此

初天下没入户絶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内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户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户倍之户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

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

田有餘則糶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

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於籍

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

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

此

慶歷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饑人相食詔出二司錢

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

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

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廪賑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

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

之令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義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

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户計之中户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户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

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餘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壊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盖流

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

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

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

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捄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捄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

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貸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糶便司陳粟貸民户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

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

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賑濟

帝以内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饑多盜繫囚衆本路不以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刦盜死罪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

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溫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

上令姑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賑救不足者並預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饑民興修不如法賑救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饑民

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及三月終從之

賑貧始於嘉祐中罷鬻諸路户絶田以夏秋所輸
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来其法不
廢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
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納衣絮被州
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
擾矣
元豐間詔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
給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来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變故未易度量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糴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

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

薄征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記王制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戹窮為一書周禮秋官當時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

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出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斂

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麤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卻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

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

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常苦枯旱穀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宮以稟之吏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

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隨所遇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令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

關毋得用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傳出本紀

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

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

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

廪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閒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塲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内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其間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出言行錄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此一

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令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令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歷嘉祐間

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禧四年詔益梓夔州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糴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留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

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賣廣惠倉田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糶饑民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廕不願補授名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糶更令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今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糴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糴三千石萬畝以下糴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

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

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内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入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南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饑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饑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衷考其實則青州一路饑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饑民纔二萬二千而已以興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粥用十五萬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

力賑救為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間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實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暵發之畧盡今所以為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昨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

富家以命令為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内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廸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説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則

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出粟賑濟賞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霑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為上户者不過常産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文獻通考卷二十六